



金石錄



金石錄卷二十七

唐八馬坊碑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唐淄州開元寺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唐唐儉碑

唐龍門石龕像碑

唐金仙長公主碑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唐陳隱王祠堂記

唐崔潭龜詩

唐真一先生廟碑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

唐棟王墓誌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唐多寶塔感應碑

唐榮陽王妣朱氏墓誌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唐宇文顥山陰述

唐永陽郡太守姚爽碑

唐雲門山投龍詩

唐忘歸臺銘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唐呂裡祠廟碑

唐玉真公主墓誌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唐呂公表

唐八馬坊碑

右唐八馬坊碑都昂撰開元之治盛矣監收之制其詳如此錄之可以見當時之制焉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右唐王暕墓誌父遂古王駙馬都尉潁州刺史尚高安公主高宗大帝之女也按唐書高宗第二女高安公主嫁潁州刺史王勗天授中為武帝所誅今此志乃云名遂古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名字混淆難考遂古豈非以字行乎

唐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并書碑初建於本寺後人移寘郡廨敗屋下余為是州遷于便坐用水為欄楯以護之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鄔繇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韜擇木八分書刻于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琰子也唐書元琰列傳與崔沔所撰元琰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為二十代唐世士人譖謀猶班班可考今元琰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差其世次不同如此莫可曉也

唐唐儉碑

右唐唐儉碑云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尚識尚豫章公主而唐書於儉傳云名善識於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之歿雖已遠然至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為據也

唐龍門西龕石像碑

右唐龍門西龕石像銘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撰今世所有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

唐金仙長公主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

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為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為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史書事差謬多如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于此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焉天寶之政荒淫敗度而明皇區區方鍊丹以靳長生豈不可笑乎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右唐豆盧建碑云建其先慕容氏前燕枝族也九世祖
萇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案元和姓纂云慕容運
孫北地王精入後魏道武賜豆盧氏精生醜醜曾孫萇
生寧而北史寧傳云寧曾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
樂郡守賜姓焉唐距北朝未遠氏族書完備士大夫
人能知其得姓之自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如此
皆莫可考

唐陳隱王祠堂記

右唐陳隱王祠堂記張謂撰按明皇以尹喜舊宅得靈
符遂改元天寶此記云室符見之二載者天寶二年也
其未又云龍會甲申海寇吳令光入臣之歲者據紀年
通譜天寶三載歲次甲申蓋天寶三年蘄縣令脩完祠
堂至明年謂始為記文爾又按唐書帝紀天寶二年十
二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明年河南尹裴敦復晉陵
太守劉同昇南海太守劉巨鱗討之閏月令先伏誅今
此記乃云令光入臣而明皇實錄亦正言敦復等討令
先平之不言其伏誅不知唐史何所據也豈令光既降
而殺之歟不然唐史誤矣

唐崔潭龜詩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謂與三代彝鼎銘無異而元祐間守京兆者取其石為柱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唐貞一先生廟碑

右唐貞一先生廟碑貞一先生司馬承禎也按新舊唐史及諸書皆云承禎字子微今此碑乃云尊師諱子微字承禎初莫能曉後因見崔尚所撰天台桐栢觀碑乃言師名承禎一名子微云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

聞見記云玄宗常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群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為一尉而卒士子寃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相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後又云聖恩廣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為不誣矣林甫妬賢疾能出於天資飛以一詩之善遂遭遠謫其愴悞如此記在洛陽龍門山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唐棣王墓誌

右唐棣王琰墓誌按唐史琰坐馱魅囚於鷹狗坊以憂卒而志云終於咸寧縣丹寧里十六王之藩邸史云室

應元年詔復琰王爵而誌云存王削官蓋琰初未嘗奪王爵疑寶應詔書特還其官尔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右唐金城寺放生池碑書撰人姓名皆已殘缺據田棨京兆金石錄以為韓擇木書豈當槩為錄時尚完好可讀乎其字畫奇偉非擇木不能為也

唐多寶塔感應碑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文勛撰顏真卿書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冥塔中今猶有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

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此誌獨為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耳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右唐楊珣碑按唐史宰相世系表以珣為友子今諒碑乃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玄宗親為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廟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

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乎碑天寶
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

唐宇文顥山陰述

右唐宇文顥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與史惟則同
時必其兄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懷則之書蓋不減惟
則而初不見稱於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
負其藝能或以垂名於不朽或遂湮沒而無聞者蓋亦
有幸而不幸也若懷則之書非見錄於余則遂泯沒
後矣

唐永陽郡太守姚爽碑

右唐姚爽碑爽崇子也新唐史云崇謚文獻而此碑及
張說所撰崇碑皆云謚文貞蓋崇之父懿已謚文獻父
子罕有同謚者當以碑為正

唐雲門山投龍詩

右唐雲門山投龍詩北海太守趙居貞撰序言天寶玄
默歲下元日居貞投金龍環壁于此山有瑞雲出於洞
中有声云皇帝壽一萬一千一百歲蓋天寶中玄宗才
崇尚道家之說以祈長年故當時諂諛矯妄之徒皆稱
述奇恠以阿其所好而居貞遂刻之金石以重欺末世
可謂愚矣

唐志歸臺銘

右唐志歸臺銘集古錄云此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緡雲其篆刻陽水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石皆活歲久稍生刻處幾合故細者恐無是理果若是更加以歲月則遂無復有字矣此數碑皆陽水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尚少故字畫差踈瘦至大曆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理應如此也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右唐路公遺愛表蘇源明撰新唐史列傳云路嗣公字懿範今此表乃云公名嗣恭字嗣恭然則唐史以為字

懿範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呂裡祠廟碑

右唐呂裡祠廟碑衛審撰云上元紀歲之明年詔始置南都以荊州為江陵府命長史曰尹按元結所撰呂公表與肅宗寔錄皆云上元元年九月改荊州為南都獨此碑以為二年恐誤

唐呂公表

右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侍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誠奢八分不多見余所得者衛審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慎

微碑為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
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
辛卯諲以母喪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
為太子賓客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六月丁內憂上元
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知孰是

唐玉真公主墓誌

右唐玉真公主墓誌王縉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真字
玄玄天寶中更賜號曰特盈而唐史但字言特盈爾誌
又云中宗時封昌興縣主睿宗時封昌興公主後改封
玉真進為長公主唐史但云封崇昌縣主而以昌興為

崇昌者皆其開誤誌又云元年建辰月卒而史以為卒
於寶應中亦非也此於史學皆至淺不足道然著之要
見唐史多謬誤耳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真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楊國
忠薦為劔南節度使討南詔蛮大敗國忠為諱之再薦
為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請國忠
兼領劔南節制及為國忠立碑頌功德耳魯公為此碑
稱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
公猶爾况他人乎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

陽司馬而碑言為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終以利敗理固然也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右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朝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唐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此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錄

金石錄卷二十八

唐嚴浚碑

唐郭莫又碑

唐潘孝子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唐富平尉顏喬卿碣

唐贈太尉李愬碑

唐麻姑仙壇記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唐呂府君敦葵碑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碑頌

唐宋璟碑

唐宋廣平碑側記

唐放生池碑陰記

唐滑臺新驛記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唐杜濟墓誌

唐重模延陵季子墓側

唐顏勤禮碑

唐顏默殘碑

唐開元寺僧殘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唐元結碑

唐張九齡碑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唐康日知墓誌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唐茶山詩并詩書

唐崔宗謝廣利方表

唐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某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為此官而碑未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為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剥落所存無幾惟其首大字十二尚完好筆法奇偉可愛云

唐郭英乂碑

右唐郭英乂碑元載撰按唐書百官志開元中增集賢待制官至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

門凡十三人今此碑載英乂永泰元年實領此職余觀常述所撰集賢注記開元天寶間凡隸名於集賢者皆一特文學之選蓋官以待制為名所以備人主顧問言語侍從之臣也今乃以武夫庸人參于其間可乎代宗之政其紀綱廢弛者多矣豈特以此而已哉

唐潘孝子頌

右唐潘孝子頌崔稱撰孝子字李通與其父良瑗相繼有至行親喪皆廬墓大曆中宣尉使李李卿以聞有詔褒美墳隴在今中年縣祥符中章聖皇帝西祀汾陰過之詔有司封其墓且禁樵採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右唐徐昕碑韓雲卿撰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法曹管部人部人誣狀及上天台臨朝方樹刑威詔公見假風憲然後按誥公表直元之則天大怒將貶貳鑊終能犯顏曉辨正刑而出果如雲卿所書昕可謂賢矣而唐史不載其事因為錄之昕者有功從弟其忠厚之性固且異於他人也

唐富平尉顏喬卿碑

右唐顏喬卿碑在長安世頗罕傳或云其石今亡矣有朝士劉繹如者汶陽人家藏漢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

錄闕此碣也輟以見贈宣和癸卯中秋在東萊重易裝標回為識之

唐贈大尉李澄碑

右唐李澄碑李紓撰歐陽公集古錄云新唐書列傳載澄十餘子江風涵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紓載澄子見於碑者十二人未嘗有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得見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汶余按穆宗實錄載源事首尾甚詳云澄被害源方八歲為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七八年洛陽平父之故吏以金帛贖之歸于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自

司農主簿棄官寓居洛陽惠林佛寺垂五十年至長慶
中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拜諫議大夫時八十年餘矣
竟辭不受又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薦源表其事皆同
然則史不為無據蓋疑其初名汶後改為源耳又唐人
袁郊撰甘澤謠載源隱居拜官皆同惟書僧表澤事頗
恠誕難信然至其名亦不應謬誤也

唐麻姑仙壇記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
絕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
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
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于後使覽
者詳其直偽云

唐源国夫人李氏碑

右唐源国夫人李氏碑李郭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
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
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叔父科斗書後
記所謂大曆中以文詞獨行中朝者

唐吕府君敕墓碑

右唐吕府君敕墓碑吕府君者名惠恭僧大济之父代
宗朝元載王縉用事宗尚浮圖之法大济為帝常脩功

德使殿中監故獲贈其父為衮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
爵賞之濫一至於此

唐高陵李峴遺愛頌

右唐李峴遺愛頌峴嘗任高陵縣令後為宰相以歿後
後縣令蘇端刻此頌焉碑云曾祖恪封吳王祖峴嗣吳
王父禧信安郡王元和姓纂所載亦同而唐書列傳以
為恪之孫誤矣

唐宋璟碑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昇尚渾
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乃

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謫
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後延二人而此碑魯
公誤書八字為七尔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尚
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充冀三州兼河
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史但言歷充冀魏
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平
為廣州都督時郡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
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為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
此文豈已為文而未嘗刻石與

唐宋廣平碑側記

右唐宗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任御史時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澆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賂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從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玄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之又云公第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入寇陷于賊廷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入寇陷于賊廷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三百騎入寇陷于賊廷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衡之父舊賢相也其可不載故併錄之于此碑覽者傳焉

唐放生碑陰記

右唐放生池碑陰記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職官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圖練副使別駕四人同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

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四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記故詳錄之于此焉

唐滑臺新驛記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水篆其陰有銘歐陽公不知作者為誰余嘗攷之乃舒元興玉筋篆志後贊也其文載于唐文粹及元興集中歐陽公偶未嘗見之爾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畧以碑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為濛陽太守貶符陽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為吏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十五碑云遵慶謚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

唐杜濟墓誌

右唐杜濟墓誌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歐陽文忠公以謂非魯公不能為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

者辦之余觀此誌字畫奇偉決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
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為真蹟而尚疑此誌何式

唐董模延陵季子墓刻

右唐吳季子墓刻自唐以來相傳為孔子書大曆中蕭
定并模而刻之余覽史記家語及秦漢以前諸子凡孔
子與學者談議 答是非褒貶纖悉必載其間荒誕之
說實非出於聖人而附託書之者固有之矣况於季子
之賢孔子親銘其墓不應畧不見稱于前世至唐而始
傳也又碑銘始於東漢孔子時所未有而其字畫乃故
為其恠以欺眩世俗者非孔子書無疑盖好事者偽為

爾故余特為錄之以解來者之惑後有博識之士當以
余言為然

唐顏勤禮碑

右唐顏勤禮碑魯公撰并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
建亭榭多輦取境內古石刻以為基趾此碑幾毀而存
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

唐顏默殘碑

右唐顏默殘碑者初穎川人家以其石為馬臺皇祐中
王回深父之弟回容季見而識其為魯公書因模以本
傳深父為文以記之默仕魯為汝陰太守故大曆中魯

公追建此碑于汝陰焉

唐開元寺僧殘碑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考之為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參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為詩今其石尚藏汶上長文家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乎

唐元結碑

右唐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禘而家錄作善禘未知孰是也

唐張九齡碑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錄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特特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至於年壽官爵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為是今考之

浩撰碑時為嶺南節度使在大曆間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曲江燕翼無似終為餒鬼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後又載曾孫郭慶玄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為有後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右唐史繼先墓誌徐浩撰云公諱繼先字繼先夏后氏之苗裔殷時遷于此土曾祖牟甫可汗祖墨吸可汗諱壞父墨特勒諱逾輪肇歸皇化封右賢王又云繼先玄宗時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酒泉郡太守河西節度副使

肅宗初知神武軍士賜姓史氏其後為右神武將軍封穎國公卒於建中元年按唐書突厥傳載墨吸子孫事甚畧粗可見者云命墨吸子左賢王墨特勒討毗伽可汗其歸朝及繼先賜姓等事史皆無之又史云墨吸而墓誌作墨史云墨特勒為左賢王而墓誌作右賢王皆當以墓誌為據元和姓纂紀史氏亦不載繼先名姓故詳錄之以裨唐史及姓纂之闕漏云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右唐不空碑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不至佛氏老子之徒亦皆享高爵祿故不空始為特進大鴻臚封之

肅國公既歿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於此昔舜命伯禹作司空異於是矣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右唐魚朝恩碑吳通玄撰通衙書朝恩雖以譴死然其徒如竇文場焦奉超者猶居中用事故德宗朝詔為立碑通玄兄弟於陸贄謗毀抵排無所不至至為朝恩碑則稱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為人矣

唐康日知墓誌

右唐康日知墓誌李紆撰唐書日知傳云祖桓開元中為左武威大將軍而誌云祖禕石生傳云日知終晉絳

節度使而誌云卒於左威衛上將軍傳云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師而誌云為檢校兵部尚書其卒乃贈僕射紆與日知同時人墓誌所書宜其得實也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右唐辛京杲碑按元和姓纂辛氏云懷節生言為都水使者言生雲京杲而碑乃云懷節生恩兼為左驍衛大將軍公即大將之愛子金城郡王之從父弟新史所書亦同金城郡王即雲京也然則姓纂以京杲為言之子云京之同父弟誤矣

唐茶山詩并詩还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頤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共
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為刺史作此詩以諷高怒已孫也
貞元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
力於是止用杞為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於天資信任
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之謀以濟杞之貶黜
迫于公議然終身眷眷不能忘於贄則一斥不復其奔
走播遷而不亡者豈非幸歟非高等力排其姦則復任
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
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吉甫為
碑陰記述所歷官甚詳云大曆中從其父贄皇公辟為

丹陽令再表為監察御史浙江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
遷尚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為杞所忌
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然
則高代宗朝未嘗為給事中德宗朝未嘗拜京畿觀察
使其貶韶州實為中丞而其為中丞與湖州傳皆不載
今并著之以證唐史之誤

唐崔宗謝廣利方表

右唐崔宗謝廣利方表德宗貞元中自著方書號貞元
廣利方頒之郡國涼時為同州上表稱謝德宗信任姦
臣毒流天下而區區欲以醫方救民疾苦可謂婦人之

仁矣

金石錄





